

胡竹峰作品

民国的腔调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的腔调/胡竹峰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9. 6
(胡竹峰作品)

ISBN 978-7-5396-6638-9

I. ①民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54648号

MINGUO DE QIANGDIAO

民国的腔调

胡竹峰作品



出版人: 朱寒冬

选题策划: 韩露

责任编辑: 周康

丛书统筹: 岑杰

装帧设计: 马德龙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销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0 字数: 260千字

版次: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62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前言

看胡适视频，老先生笑容可掬，如秋月临江般和藹飒爽，清雅极了，好看极了，也书生极了。胡适的声音，我听过，纪念北大创办六十周年的致辞，声色清正，说一口干净的白话文，含蓄委婉，不见官腔，更无学究气。

旧北大人说胡先生上课总要在红楼那间最大的教室，讲授字正腔圆，考据博洽，带上许多幽默。胡适的口音我听来，谈不上字正腔圆，声音似乎略带沙哑，略带疲倦，有着浓郁的中式情调。恰恰是略带沙哑疲倦感的腔调，文化的分量上来了。

鲁迅讲演也好，刚性挺拔，三言两语击中要害，这是杂文修炼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大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操场上露天演讲。《世界日报》副刊随后刊登了一篇《看鲁迅讲演记》，说那天在学生自治会

休息时，围住鲁迅的青年纷纷提问，有人说：“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，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！”他的回答是：“不能了，要走。大家盛意可感得很，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，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，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。”随口几句话，俏皮有之，幽默有之，这是民国人的风度、民国人的腔调。听过讲演的学生回忆，鲁迅声调平缓，不脱浙江口音，简练沉着，像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故事，与他叱咤风云、锋芒毕露的杂文不一样。

这两年读了很多中国古典文章，也读了一些域外作品，越读越深，心里还是不能忘情民国文人，到底是读民国的文字长大的。人生年少时，穷村僻乡偶见布衣长袍的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、林语堂诸位文章，关怀前途崎岖，受用至今。

都说人老了会念旧，人不老也念旧的，老人念旧事，我念旧人。深宵伏案，尽是线装纸墨的暗香，满心旧人，轻呼一声，恍在咫尺，就着一壶清茶与他们秉烛夜谈。

书中的人物，尽管无从相识，一篇篇写下来的时候，内心却觉得他们是一辈子的至交。旧人们离散得很远了，烟水茫茫，故人何在，只有泛黄的老纸记载了曾经鲜活的面容。时间之别，哪怕一秒，也是永离。

本书初名为《旧人录》，终不甚满意，五次三番，想了近十个书名，一无所得，末了索性用“民国的腔调”五字。腔调腔调，腔也调也。中国戏曲讲究唱腔、讲究声调，腔调好坏是其评判标准，引申开来便是形容一个人的为人处世、性格、风格、品位。民国的腔调不单指腔调，更指民国文人的风格气度、文章姿容。

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，民国人取得的成绩不算多大，但行状很可追慕。阅读他们，重述他们，让我从顾影自怜的小品文创作痴态中醒来，醒在不同人物的命运里，醒在不同人物的文字中。他们星光灿烂，我在草地上乘凉。

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，合肥

目 录

楔 子 / 001

张恨水 / 009

陈独秀 / 018

朱 湘 / 026

鲁 迅 / 033

周作人 / 047

沈启无 / 061

郁达夫 / 069

胡兰成 / 077

张爱玲 / 087

齐白石 / 096

陈师曾 / 102

沈从文 / 108

台静农 / 117

叶灵凤 / 125

汪曾祺 / 134

孙 犁 / 142
张中行 / 150
废 名 / 156
梁实秋 / 162
王 力 / 169
胡 适 / 176
刘文典 / 190
茅 盾 / 199
朱自清 / 205
林语堂 / 213
钱玄同 / 219
郭沫若 / 226
老 舍 / 234
巴 金 / 241
章衣萍 / 246
木 心 / 254
叶圣陶 / 281
金 庸 / 288
后 记 / 301

楔子

汉语文脉弯弯转转，从《尚书》到先秦诸子，然后到汉赋，到魏晋六朝文章，到唐传奇宋话本，到明清小说，一路下来，各领风骚。诗词歌赋不足以抒发今情今事，而后有白话文，有新诗，更将散文从正统位子上推下去，复以小说为大流。小说不再是《汉书》定位的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

唐宋以来，口语基础上逐渐形成白话文，起初用于变文、话本之类。明朝时，很多城市茶馆中有说书人，讲述《三国志》《水浒传》《大明英烈传》等传奇故事，后经罗贯中、施耐庵辈整理成小说。古典白话至此渐臻成熟。

明人冯梦龙在寿宁任上，写《禁溺女告示》：“一般十月怀胎，吃尽辛苦，不论男女，总是骨血，何忍淹弃。为父者你自想，若不收女，你妻从何而来？为

母者你自想，若不收女，你身从何而活？且生男未必孝顺，生女未必忤逆……”句句落实，乡民自能看得明白。冯梦龙是三百年前的白话文体家。

五四运动之后，白话文在社会上普遍应用。胡适曾将白话的语言特点，归纳为三条：

一、白话的“白”，是戏台上“说白”的“白”，是俗语“土白”的“白”。故白话即是俗语。

二、白话的“白”，是“清白”的“白”，是“明白”的“白”。白话但须要“明白如话”，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。

三、白话的“白”是“黑白”的“白”。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，也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。

这种观点在民国以前不多见。中国士林根深蒂固自以为是风雅或端庄，总有点看不上冯梦龙之类的“通俗”或“佻薄”。实则冯梦龙的见识，比时人长出不止一头。明清高头讲章，现在人知道得差不多了，读书人里，多是读过冯梦龙的。

胡适认为“白话”或“话”是从口语角度提出的，白话对立文言，却包容方言，这给白话文的发展注入了民间力量。鲁迅、周作人、沈从文、张恨水等人的文章，亦不乏民俗元素。民间语言与书斋语言相比，

多了生机，多了自然。

民国人下笔大都难逃文言腔调。很多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言文，但自身古典素养在那里。不少人能写一手纯正漂亮的文言文，作起白话也有文言文的夕阳返照。林语堂说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，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。两者须看时并用，方得文字机趣。

大多民国文人，对前辈文章说了很多不客气的话，一下笔，还是隐约可见古典的影子。张爱玲曾说：“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，也常在旧诗里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，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，诗上竟会有，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，或是我自己写的……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……老在头上心上萦回不已。”张爱玲把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《海上花》消化得烂熟，笔下人物对话口吻常见这些作品的影子。鲁迅与周作人、胡适诸位，创作之外也梳理中国小说史，整理并校点古籍。一九三〇年秋，鲁迅破例为老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列了一份应读文学书书单。无独有偶，梁启超、胡适也曾开过书单。三份书单全是古典读物，散发着古汉语韵味。

民国文章之好，恰恰是语言的未曾圆熟，字里行间的旧味与未脱古文余韵的笔法，白话中带一丝文香气，又精致又清雅。

盘根错节的文脉像山间河流，或蜿蜒曲折，或顺势直下，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消长相随，自然也一同经历了无数灾厄。稍有间隙，文化之流又会不经意间乘天地灵气，激浪扬波，呈现出一派大江瀚海的浩荡。民国国运坎坷，文化艺术有生机。古文衰落，新文学破壳而出。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几乎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。林语堂、郁达夫这样的文人也没有忘怀天下，在时代的泥淖里散发着光彩和锋芒。即便是吟风弄月的小品，也或曲或直表达不平，接通先秦魏晋唐宋明清文脉。

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，曹子建独得八斗，我得一斗，自古及今共用一斗。如果说，民国文才共一石，周氏兄弟除外，他们属于整个中国文学，这一石姑且分配如下：

梁启超、王国维得一斗，陈寅恪、陈独秀得一斗，沈从文、废名得一斗，梁实秋、钱锺书、林语堂得一斗，萧红、张爱玲得一斗，郭沫若、老舍、巴金、茅盾、曹禺得一斗，张恨水、徐志摩、郁达夫得一斗，钱穆、顾颉刚、梁漱溟得一斗，剩下的人共分了两斗。也有些人去晚了，米已经分完，只能捡起撒落一地的秕谷。

梁启超是大动荡时代的大人物，奔走笔墨之外的

事功，经历丰富，总是处在历史旋涡中。可以想象，这样一位人物面对文字的时候，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胸怀。但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时，他说：“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。”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，他依然说：“拿趣味做根底。”这也是他不管写什么，让人读来势如破竹的原因。

林语堂写人论文叙事记景，行文奇崛，舒展轻松又不失厚重。郁达夫放诞任性，无所顾忌不拘谨，纯然人性本色。废名的文字独具一格，冲淡为衣。他们的文章都吸引过我。废名的语感极好，他的文章，好就好在奇上，可惜文气不平。在我看来，写散文，文字要新奇，文气要朴素。文字可以怪，可以追求特别，但文风要平，只有平才能走得远，走得深，才能不坠魔障与邪性，进入大境界。

周作人的小品，沉着苍郁，冲淡为衣，闲适使气。瓜棚豆架下谈天说地说鬼神，看起来寻常，入口微辛，回味却甘。《北京的茶食》里说：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——虽然是无用的装点，而且是愈精炼愈好。”很多人被其笔下晚明文章的神韵蒙蔽，以为周作人沉

迷于精致风雅生活的旨趣，而忘了字外的大义，更忘了他对人间的大悲悯。

民国诸贤，鲁迅不可绕过。如果说冰心、徐志摩、梁遇春等人的文字灿若春花，鲁迅则肃穆如秋色。鲁迅的文章，年岁渐大，越发能体会背后埋藏的深意。鲁迅的作品，沉郁慷慨是经，苍茫多姿是纬，点染他的又有卓绝的个性与不世才情，加上现实投下的阴影，文字便添有冷峻之意味，自有旁人所不及处。《野草》与《朝花夕拾》是现代散文中的两朵奇花，一朵长在向阳的山坡上，一朵藏在背阴的石缝中。

鲁迅的文字，有婴儿的烂漫，又同时有世情的洞明与练达，文章铮铮傲骨，俯仰天地的目光，堪称超绝。王国维胸藏风云，下笔雍容，一览众山小，已到了时代制高点，可惜只活到五十岁就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。陈独秀眼高手高，虽为政治所误，文章终是入了化境。郭沫若才高志大，天生的诗人气质，偶尔过度抒情，影响了文字的公正平和，但不影响纵横捭阖横扫六国的派头。郁达夫性情写作，一个活脱脱的自己跃然纸上。林语堂出手不凡，幽默之外大有余味，只是后来离开母语环境，阻塞了文章的进步，但也给文脉注入了新鲜的力量。钱锺书的《围城》，趣味灵光闪闪，《管锥编》的墨香流韵，更是可圈可点。张

恨水的旧小说紧贴时代，虽不如牡丹、玫瑰端正，却有一股梅香扑鼻。徐志摩的文章状写域外风物，逸气横生，丰姿动人。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，都上承唐诗宋词余绪，只是略显异域风情，不能久视。张爱玲、萧红有孤绝凄美之态，亦沉博清丽，绝非咏絮之才。一些女作家，嫣然百媚，处处成春。

梁遇春火光一现，是耀眼的流星。丰子恺如文玩清供，谈文论艺的文章格调尤高。李健吾的文艺评论，刀劈斧削，虎虎生风，力可透骨。胡兰成的文字，顾盼之间摇曳多姿，山河、家国、饮食男女，串作一处，优雅而妩媚，俱见风致。

民国作家将汉语言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，一方面接通传统，一方面借鉴西方。很多人身上所体现的气度与襟怀，是开放的，不仅阅读域外作品，更亲自翻译、推荐这些作品。严复、林琴南诸夫子，孜孜不倦引进外来先进文化。鲁迅《木刻纪程》一书“小引”中说：“采用外国的良规，加以发挥，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；择取中国的遗产，融合新机，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。”这些观点为有识者所肯，形成民国文人不拘一格、广采博取、因其中而肆其外的风气。

民国出版业开始走向繁荣，很多中小城市有自己

的报纸杂志。不少报纸辟有副刊，专发各类文艺作品，卖文为生者大批量出现。不少作家著书为稻粱谋的同时，更以思想说服人、感染人、影响人。身逢乱世，不少人珍重固有的文脉，更执着强国兴邦之思。他们蜷缩在文字世界里抵挡外面的风雨飘摇，内心的凄苦是有的，但他们依旧写自己的文章。写自己的文章，这是写作者最珍贵的品质。民国文章，有今人鲜见的性情，有不同寻常的风范与面貌。

民国兴起的文化思潮，是支撑创作的支柱。思想理念在前，哲学智慧在前，其后自有文脉的繁茂，这是规律。文人留洋汲取宝贵的学养，在思想和形式表达上有所开拓。茅盾写市民，不是才子佳人旧小说里的模样，不局限于写人，而是借此写一个大的社会。张恨水这类旧小说作家，下笔情事缠绵，亦不忘大时代的风云。

作为国体，民国短命而粗糙，现代文学的大致框架，却在几十年间奠定而成。民国是历史的港湾，也是时代的码头，从皇朝变迁为民国，时代转折，文化必然也转折。民国文学未必皆尽人意，但给了白话文一个高起点的开端。那一湾文脉，是中国文学一泓隽永的墨色。

张恨水

二十年前的事，在安庆乡下遇见几本张恨水的章回小说，课余一章一章读得仔细。张先生文字大好，意境淡远，读得人心里愁绪逸荡。那时候喜欢刘旦宅、戴敦邦的连环画，窄窄的书里悠悠闲闲，真像张恨水笔下一些少奶奶和大小姐。

民国一帮作家，张恨水的名字知道得比较早。十来岁时，一位木匠在我家干活，他喜欢读小说，看过几本张恨水的书，天天讲一段《啼笑因缘》。又说张恨水是邻县潜山人，倾慕冰心，取此笔名，寓意恨水不成冰。冰心当时在我心里分量重，教材上有她的文章，心想这个潜山佬胆子真大。潜山太近，冰心太远，张恨水喜欢冰心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。“恨水不成冰”这个小道消息，大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，毛泽东后来见到张恨水，也忍不住好奇问他究竟。